

跋涉者的 的

足迹



B A S H E Z H E D E Z U J I 劳沫之◎著



新 华 出 版 社

跋涉者
的

足迹

劳沫之◎著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跋涉者的足迹 / 劳沫之著. -- 北京 : 新华出版社, 2019.3

ISBN 978-7-5166-4523-9

I. ①跋… II. ①劳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43973号

跋涉者的足迹

作 者：劳沫之

责任编辑：丁 勇 雒 悦

封面设计：刘宝龙

责任校对：刘保利

版式设计：丁 勇

出版发行：新华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

邮 编：100040

网 址：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经 销：新华书店、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、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

购书热线：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：010-63072012

照 排：六合方圆

印 刷：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70mm×240mm 1/16

印 张：30

字 数：413千字

版 次：2019年5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19年5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66-4523-9

定 价：98.00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：010-63077101



劳沫之近影

自序

从1933年呱呱落地，到年过八十，或学走路，或学说话，或学写作，或学耕耘，或学为人师，或学做人；或上山攀登高峰，或下海体味神奇浪花，或与大自然亲密接触，或与病魔搏斗。时而举步维艰，时而如履薄冰，时而负重爬行，时而健步如飞。饱尝人生酸甜苦辣，体察人世千姿百态。回首跋涉的脚印，无悔无憾！只要一息尚存，我将一往情深，继续向前跋涉，直到人生的尽头。这就是我此刻的心声。

收集到本书的怀旧篇、杂记篇、域外篇、习作篇和摄影篇等作品，皆为一个跋涉者的足迹。以此纪念我难忘的人生。

写于2014年9月30日

目 录

CONTENTS

怀旧篇

- 第一章 无忧童年 / 3
- 第二章 求学武昌 / 9
- 第三章 奔向光明 / 17
- 第四章 烈火锤炼 / 27
- 第五章 大学岁月 / 47
- 第六章 学为人师 / 75

杂记篇

- 远离名利场 / 92
- 姚冶华的中国画之我见 / 102
- 姚殊的成长 / 140
- 姚嵘的拼搏 / 265
- 锐轲诞生记 / 296
- 沉痛悼念一身清廉的好领导好师长 / 303
- “一带一路”遐想 / 307

域外篇

- 美国纪行 / 310
- 静谧和谐 瑰丽多彩——袋鼠之国散记 / 351
- 东瀛行纪事 / 368
- 海上奇观 / 386

习作篇

- 我们的黑板报是怎样改进的 / 395
- 共产党员熊凤桃卖了余粮买农具和进行储蓄 / 398
- 武汉的春天 / 400
- 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我所看到的
——写在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候 / 402
- 有这样一个青年 / 404
- 我伫立在长江大桥上 / 408
- 十三陵水库工地即景 / 411
- 我为什么喜欢《故乡》
——重读鲁迅的《故乡》以后 / 417
- 关于鲁迅几篇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
——一次课堂笔记的整理 / 423
- 一场激战
——记浸胶工段抢救线圈 / 430
- 一封电报（速写） / 433
- 献给党的歌
——写在七一前夕 / 441

摄影篇

- 劳沫之摄影作品 / 446

后 记 / 471

怀旧篇

HUAIJIU PIAN

八十后怀旧

2013年2月27日，是我满八十周岁的日子。这个生日过得很平静，同家人一起吃了长寿面，买了一小盒生日蛋糕，还插了几根红蜡烛。颇为欣慰的是，我可爱的六岁小外孙陪同我吹灭了蜡烛，分享了生日蛋糕。也有不平静的时候，当我独自回首往事，便思绪万千，夜不能寐。在此之前，我拜读了杨绛先生的长篇小说《洗澡》和散文及随笔集，如《干校六记》《将饮茶》《杂忆与杂写》等著作，从中深受启迪，促使我在有生之年，将我的所思、所感和自认为值得珍惜和回忆的人、事、地写下来，以为留念。

无忧童年

我从1933年2月出生，到1939年10月离开家乡——因家乡已被日寇占领，父亲把母亲、弟弟和我接到湖南，直到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才迁回武汉，虽然只在家乡生活了短短的五六年，但同母亲相处几年的往事却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竟越来越清晰、难忘。

母亲一生生育了三男五女，成活的却只有一男三女。最先出生的两个哥哥长到两岁时，因农村缺医少药，竟同时被麻疹病魔夺走了生命。直到母亲四十岁时，才生了小我三岁的弟弟。两个姐姐出嫁后，母亲既要操持家务，做饭、洗衣、纺线、织布、喂鸡，又要照料幼小的弟弟，对我的管束比较宽松，所以我能够随心所欲做很多事。这便使我享有一个无拘无束、无忧无虑的美好童年。

回忆起来，当时小小年纪的女孩，竟做了许多应是男孩子去做的事情。比如春天雷阵雨过后，村子附近公路旁的草地上会长出一种类似小木耳的菌，淡绿色的，俗名叫作地打皮，可以做下饭的菜。我曾独自一边放牛，一边捡拾地打皮。夏天抗旱时，我曾同二姐和堂姐到村外为稻田车水，人



1959年暑假，劳沫之回湖北广济县武穴探亲时同母亲合影。

小无法坐在车水条板上踩车，而是双手紧扶车杠，双脚站在车水的踏板上，左脚上右脚下来回地学着车水。秋天棉花成熟时，我也曾跟随姐姐们一起到棉花地里摘棉花，还曾挽起裤腿，打赤脚到大人们正在将刚收完蚕豆后的秸秆翻犁作肥料的水稻田里，捡摘蚕豆秆上残留的蚕豆。最有趣的是，在我家大门对面有一个小荷塘，我见有的大人下到荷塘里用脚踩莲藕，挖出一节节白莲藕，十分羡慕。于是有一天，我也挽起裤腿下到荷塘里，一手扶荷叶枝，一只脚顺着荷叶的茎枝往水下踩，竟然也踩到了莲藕，只是水深，小手小胳膊无法伸到水底将莲藕拔出水面，最后不得不失望而归。当水塘里的菱角成熟时，我随堂姐坐在打谷盆里以手代桨，在塘里划来划去摘菱角，那是多么欢乐的时光啊！在农村，常有人家用稻田栽种荸荠。荸荠成熟后，稻田里无水，有时干得形成一道道裂纹，把荸荠地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。我曾利用小树枝翻起一大块，竟见排列着许多荸荠，真是惬

意极了！在我家后门外有一大块菜地，菜地边还长有高高的杨树。我曾同村里的男孩子一起，在树下的平地上挖坑玩弹子球的游戏，还捉一种从杨树上爬下来的小昆虫（俗名叫铁牯牛，大小约一寸长，背上有黑白相间的斑点，头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条长长的触角，触角上也是一小段白一小段黑）作为宠物玩弄。在菜地里的菜架上捉纺织娘，捉螳螂，捉蚂蚱，捉蜻蜓，捉蝴蝶，在墙缝里捉嗡嗡叫的蜜蜂，在院子里捉闪闪发光的萤火虫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夏夜纳凉，有时玩哭嫁的游戏，让弟弟扮新郎，让一位堂妹扮新娘。将手帕盖住“新娘”的脸，还要“新娘”假哭（我的家乡凡女儿出嫁时都会痛哭）。我还曾同伙伴们一起，用线团做成的小球，比赛看谁抛得远。还在门前场地上玩人碰撞人的游戏，即双方若干人分别排成两行，双方高唱：“天上雾雾沉，地下闯麻城，麻城闯得开，把某某（对方某孩子的姓名）捉过来（算是俘虏）。”唱罢由一方的某人向对方的人墙冲去，如果将人墙冲垮，捉到“俘虏”，就为取胜者（我的家乡与大别山相近，土地革命时期发生的黄麻起义，是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，我党在长江以北地区领导的首次农民武装起义，在民间影响深远）。玩这种游戏时大家兴致极高，常常忘了回家，直到母亲高喊回家吃晚饭为止。有时候晚上也闲不住，曾同邻居家的小朋友一起，搬起板凳，爬到手能触摸到房屋墙洞的高度，用手掏麻雀窝。有时竟能掏出一两只满圈黄嘴的稚小麻雀，或者几个麻雀蛋。家乡多湖泊，常有大雁飞来。有时见到空中飞过来排列成行的雁阵，我就带着弟弟在稻场上仰望，高唱这首童谣：“雁（家乡方言，‘雁’字的语音念‘岸’）雁！排个‘人’字给我看。老子（家乡的习惯用语）请你吃红饭（家乡种植的红米粳稻），你给老子生红蛋（家乡有喜庆时给亲友赠送红蛋的习俗）。”虽然我的玩性大，但母亲从未训斥过我，更从未打过我，总是依着我的性子。唯有一次，我不知生什么病，母亲要我咽一粒小白药片，我却跑走拒不吃药，气得母亲举起棒槌（农村妇女洗衣时捶打衣服的长木槌）追赶我吃药，但母亲终究未追上我。

由此说来，我的胆子够大的了。其实不然，一到晚上，母亲让我独自一人回卧室睡觉时我就害怕，老怕有什么鬼怪出现。母亲常常忙了白天，还要忙黑夜。她利用夜晚点上油灯纺线，我只好端起小板凳，坐在纺线机旁，一直陪伴她纺完线才一起上床睡觉。她还利用夜晚坐在织布机上织布。我也常常站在织布机旁，注视她如何向梭眼里穿线，如何将梭子一左一右地在织布机里穿来穿去。母亲织成的布有蓝色、紫色和赭色的条纹。用这种布缝制成衬衣十分漂亮，而且结实耐穿。母亲不仅会纺线、织布，还会染各种印花布，用印花布为女孩缝衣，或做被面，也十分别致。母亲有时还用淘米的竹筴箕发绿豆芽或黄豆芽，我也会陪伴在她身边。母亲还会养蚕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她将蚕蛾产下的卵用纸片包好，揣在怀里，利用人体的温度孵化出像小蚂蚁模样的蚕宝宝，然后用桑叶喂养，直到结茧成蛹，最后变成蚕蛾。因此，我从小也学会了养蚕，有时和同伴一起到有桑树的地方摘桑叶回家喂蚕。平日里，母亲做的白萝卜干脆甜脆甜的，十分可口。母亲所做的腊八豆不仅滋润滑口，还喷发出一种特殊的浓香味。母亲不仅会用糯米做酒酿，而且用大米做出的酒酿也同样香甜。到要过年时，母亲除了忙着炸豆腐丸子、炸排叉、炒米花，还会将关东糖熬成糊状同米花和芝麻搅拌在一起，捏成圆圆的糖果。另外，母亲还要做吊浆汤圆，做咸绿豆馅的糍粑。当时见了这么多好吃的食品，别说有多高兴了。

母亲姓锺，名想英，1896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。她像封建社会绝大多数妇女一样，双脚被裹成了三寸金莲。真难以想象，这双脚是如何承受起繁重的家务劳作的。我还记起两件难忘的事。一件是，母亲领着我和弟弟躲避日本鬼子的情景。1938年武汉被日寇占领，我们村离武汉一百多里路，村子离公路不足半里。日寇的部队从武汉到云梦、孝感等县城，经常要到我们村驻扎。每到这时，全村的年轻姑娘都闻风而动，飞一般地向村外跑，以躲过日寇的骚扰。全村年岁大的男女也都携老扶幼地往亲戚家逃。有一次，鬼子还未进村，母亲就一手拎个包袱，一手牵着弟弟，我紧跟母亲，到村子北面

的堤坝上往前赶路。真不知她的这双脚怎么能经受这样的折磨。当时母亲曾叮嘱我，若有人问到父亲，只说是小商人，千万别说他随军在湖南抗击日寇的事。不料，真有一次遇到了一小队路过的日寇，其中一个官佐问我和弟弟：“你们的父亲呢？”我说：“出外做小生意去了。”免除了一场可能受到迫害的风险。事后母亲还对弟弟夸我，让弟弟学我这样回答陌生人的问话。还有一次，一小股日军路过我们村时，在村里四处掠夺老百姓的财物。我亲眼见一个鬼子窜到母亲的卧室，掀开床头旁的木柜，将母亲两件翠蓝色绸料的衣裳抢走。母亲得知后，除了愤恨，也无可奈何！另一件是，有一年母亲做了一些印有红点的米饼，在阴历七月十五日那天，起早床，带着米饼到远离几十里路的黄陂县（现为黄陂区）境内的木兰山寺庙朝圣拜佛。其实母亲平时并不烧香拜佛，真不知她这时为何要艰难跋涉地去拜佛？凭着一三寸金莲又是如何登上大雄宝殿的？



劳沫之同弟弟劳补奎、弟媳胡凤娥合影。2010年9月，摄于北京国家大剧院北侧。

还有一点与村中女孩不同的是（多数家庭不让女孩识字念书），我五六岁时，家里让我同一些男孩一起入学村中的私塾。私塾先生教我用毛笔和学术纸（类似宣纸一样白色的纸，但比宣纸薄）写大字，教我读“人、手、足、刀、尺”这类内容的课本，教我背诵“女儿经，仔细听，早早起，出闺门……”之类的古训。

下面附带写一笔，我的两个姐姐（大姐劳翠兰、二姐劳焕兰）均为农村家庭妇女，很早已先后病逝。我的弟弟劳补奎，又名劳福根，系中共党员，现为湖北省中共武穴市委史志办公室副编审，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弟妹胡凤娥，系湖北省武穴市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。

我的童年虽说平淡无奇，但我却一直深深地怀念它。怀念它的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、无忧无虑。我会永远将它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写于2012年10月（虚岁八十后）



求学武昌

我的小学历程是漫长的。1938年，武汉被日寇占领，我的家乡也成为沦陷区。在日寇占领之前，我的启蒙教育是在家乡的私塾接受的。

1939年10月，我的父亲化装成商人，穿过了日寇的封锁线，从湖南沅江县（现为沅江市，下同）回到家乡，把母亲、弟弟和我，接到湖南（当时父亲先后在国民党99军及其所属的197师政治部当中校科长）。到湖南沅江后，我进入国民党197师官兵子弟小学读二、三年级。我每天早晨步行数里路到学校，中午在学校搭伙，放学后再步行回家。记得学校曾举办过一次演讲比赛，我在演讲中获得优胜，奖品是一本书《模范尺牍》。由于我读私塾时未上过算术课，在小学学算术比较吃力，成绩不够好。在这段时间留给我深刻记忆的是，父亲曾为弟弟和我解读过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（注：为丰子恺插图版，所画人物栩栩如生，令人难忘）和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。还给我们买了一本童话书《木偶奇遇记》，上有插图，但不记得是谁画的。再有就是父亲为我写了两幅大字摹本，教我练毛笔字。一幅写的是：“楼头桃李疏，池上芙蓉落。织锦犹未成，虫声入罗幕。”另一幅写的是：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

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？”我按照摹本临摹。父亲看后，在写得好的字旁画圈。对这两幅字的词意我当时并不理解，也不知是何人所写。如今回忆起来，经姚殊查百度百科有关词条，始得知，前一幅为唐代诗人崔国辅所作五言古诗《怨词》中的一首（见《全唐诗》）。崔诗以五言绝句著称。其诗多拟南朝乐府民歌，写宫闱、田园儿女之情，含思婉转，风格清新活泼。这首诗属闺怨诗。第一句写桃李之花已经纷纷落下，花疏叶繁，大好春光即将逝去。第二句写秋天，池塘之中，秋风乍起，荷花飘零。第三句写织锦以寄相思（“织锦”为一典故，即织锦以寄相思之意），然思极恨极，致使思绪繁乱，未能织成。最后一句用蟋蟀鸣声入于深闺罗帏来渲染秋夜凄凉的气氛，表思妇悲愁之情。这一幅大字摹本诗中的“虫”字应为“蛩”字，指蟋蟀。后一幅在大学学古典文学课时，早已知其意，也知其是盛唐时期孟浩然所写著名的田园山水诗《春晓》。沅江被日寇占领以后，197 师军官的家属随国民党 99 军的留守处曾一起迁往湖南汉寿的铜官、桃源的文昌坪、安化的烟溪和宝庆等地。在这段时间，我一直辍学在家。记得迁往文昌坪时，我们乘坐的乌篷船曾穿过屈原自尽的汨罗江。当时水浅，流速平缓，江水清澈见底。最后迁抵安化县，我进入澄平中心小学读四年级，直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。在 8 月 15 日那天晚上我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庆祝抗战胜利的提灯游行活动。在澄平中心小学有两个人值得怀念。一位是美术老师，他姓李，中等身材，衣着庄重，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。另一位是五年级同学刘冰兰。她一副瘦长脸，皮肤白嫩白嫩的。课后，刘冰兰和我时常到李老师的办公室看他画画。一次，他用一长方形纸片给我画了一幅一排开满粉红色桃花的美景，题款为“桃红又是一年春”。遗憾的是，几次搬家后，我不小心把这幅画遗失了。暑假期间我常到刘冰兰家串门，有时晚上乘凉时，还同她的姐姐一起玩“一只蛤蟆一张嘴，两只眼睛四条腿，咕咚，跳下水……”这类游戏。我还从她家借阅过一本童话《十三妹》。1945 年 10 月，父亲离开国民党 197 师，带领母亲、弟弟和我，乘乌篷船经沅江、洞庭湖，过岳阳、常德、监利等地，直抵汉江，回到了湖北武昌。